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外集二
補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遺補 集外 集別

(二)

李德裕撰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歷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闕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爲侍中舊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審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爲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御史中丞

右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爲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爲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雖至品秩未崇望昇爲從四品爲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爲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以前臣等商量緣事關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在博盡羣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尙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參議聞奏未審可否

論時政記等狀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疏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坐日。每聞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其日知印。宰臣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起居注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記。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卽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紇。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紇。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爲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修史體例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

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啓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一作實難取。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以前臣等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摭實。須舉舊章。謹件如前。

論九宮貴神壇狀

右準天寶三載十月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準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三載十二月。元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一本作癸丑。差宰臣一人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尙書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今欲及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右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伏以自太和以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聖心。以修墜禮。伏見太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

日月猶在中祀。又云：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爲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五均志：大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爲天皇露寢。大帝常居，始由道輿而陳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耀魄寶，蓋萬神之祕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上帝是星之明據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微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平。又北斗有衡權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若一概以列宿論之，實爲乖謬。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祀，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言：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以劉向博通，尙難改作。況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懵於祀典，妄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禮官詳定，庶獲明據。

論冬至歲朝賀狀

右：伏以近例，其日若遇有敕，權停朝賀。惟詣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積善太后，不詣闕庭，恐乖嚴敬。臣子之禮，實不遑安。臣等商量，向後冬至歲，如遇有敕，權停朝賀者，其日中書門下與百僚先詣東上閣門拜表稱慶，望內降高品宣答百僚，受宣畢，然後赴興慶宮，庶爲得禮。仍望永爲常式，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右。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是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聞進止。自艱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系於軍期。決遣萬機。專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覈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糧等外。其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系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當別奏聞。

議禮法等大事狀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情凝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以前。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聖旨。令條疏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請改單于大都護狀

右訪聞塞北諸蕃皆云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麟德三年改爲單于大都督聖歷元年改爲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爲單于都護其安北都護本在天德自貞觀二十一年以來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望改爲安北都護如此制置稍循一作存故事未審可否

論公主上表狀

右臣等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稱卽宜區別因循舊章恐未爲得臣等商量今日以後公主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令稱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仍不令稱妾所冀臣子之道因此正名郡主縣主亦望準此未審可否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二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故中書令郝處俊

右儀鳳元年八月高宗將傳位於天后處俊對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天皇之天下也天皇只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天后其事遂止處俊後子孫爲酷吏所害

故文昌右相岑長倩

右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率數百人連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與地官尙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以中宗在東宮不可更立武承嗣言詞切直仍責上書者遣散爲承嗣所害

故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右張嘉福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天后問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爲武承嗣所害

故右衛將軍李安靖

右天授年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安靖獨義形於色及被收下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靖謂曰以我是唐家老臣須殺任殺若問其謀反實無可對爲俊臣所害

故贈越州都督徐有功

右。當天后革命之初。宗室英賢將相。舊老忠於國者。相繼受誅。徐有功。自司刑丞累遷至司刑少卿。數議大獄。務在平恕。凡所濟活者數百家。前後奏雪枉破家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兼明原注。一本作兼雪。元宗外祖母龐氏之冤。開元中。贈越州都督。就第原注。一本作就家。弔祭。贈物三百段。一子官。

以前。臣等伏見元和以來。褚遂良。狄仁傑。張柬之等。子孫累有恩制受。惟此數家。未蒙甄錄。望各訪求子孫承嫡者。特授一官。如先未有諡者。各令有司定諡。如無子孫。特與追贈。所貴百代之下。再振清風。海內忠良。無不感厲。未審可否。

論故循州司馬杜元穎狀二

右。臣等商量。杜元穎雖失於馭遠。致蠻寇內侵。然握節嬰城。舍生取義。圍解之後。懲貶不輕。但以蠻夷之情。不可開縱。若爲之報怨。以快其心。則是不貴王臣。取笑戎狄。漢景所以聞鄧公之說。恨量錯之誅。元穎長慶之初。首居宰弼。潔廉畏法。忠藎小心。雖無光赫之名。頗著直清之稱。旣逢昌運。合與申冤。望乞還舊官階等。仍追贈右僕射。未審可否。

第二狀奉宣令更商量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比聞外議。皆以元穎不能綏撫南蠻。又無備禦。責此二事。以爲愆尤。臣等究其情由。實有本末。緣韋皋久在西蜀。自固兵權。邀結南蠻。爲其外援。親昵信任。事同一家。此時亭障不修。邊防罷警。若後人加置一卒。繕理一城。必有異詞。便乖鄰好。自武元衡以後三十餘年。戎備落然。不可獨責元穎。蠻退後。

京城傳說。驅掠五萬餘人。音樂伎巧。無不蕩盡。緣郭釗無政。都不勘尋。臣德裕到鎮後。差官於蠻經歷州縣。一一勘尋。皆得來名。具在案牘。蠻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華陽兩縣。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醫眼大秦僧一人。餘並是尋常百姓。並非工巧。其八千九百餘人。皆是黎雅州百姓。半雜獠獠。臣德裕到鎮後。移牒索得三千三百人。兩番送得與監軍使。於龍興大慈寺點閱。並是南界蠻獠。緣朝廷寵待如舊。從此蠻心益驕。今西川節將。惟務姑息。臣等所以薄元穎之過。謂合追榮。頻承顧問。不敢不縷悉聞奏。况元穎歿後。五經大赦。下位卑官。皆得追復官爵。儻聖旨以贈與爲優。望只準赦文。卻還舊爵。其贈官落下。未審可否。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準詔卻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卻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郅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被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隴盡歿。惟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一作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所滅。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盱食累朝。貞元中。韋皋以經略

河湟。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烏徑屈蟠。猛士多糜於礮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冀探情僞。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降。臣卽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爲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顯俟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况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一作浮。詞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甯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卽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旣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卻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收送鄧叔。簡冊深鄙。况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睿聖之宏圖。得懷徠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惜。悉怛謀等舉城向化。解辦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不賞庶其之功。翻以忠愛受

屠爲仇讎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豪睿鑒。追獎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警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無任懇願之至。

論救楊嗣復李珣陳夷直狀三

右臣等聞向外傳說紛然。陛下皆遣中使。未測其由。臣等相顧憂惶。不知死所。嗣復等所涉議論。實負聖明。臣等所以顯書其罪。不爲末減。只望止於竄逐。用戒羣邪。古人稱刑人於市。與衆共棄。陛下若以嗣復等罪狀。必不可容。伏望且降使臣。就彼鞫問。待得其罪。顯戮不遲。如便遣使。必貽後悔。文宗只緣貶宋申錫。更不按問。至今人以爲冤。臣等於嗣復等。實無情故。所利者宗廟。所惜者聖明。不欲令一事駭聽。失天下之望。若使四方將相。或以此爲詞。臣等避罪不言。無以塞責。伏望陛下特回宸慮。下納愚忠。臣等餘年方敢自保。陛下若以臣等事君不盡。情涉容奸。先罪臣等。實所甘分。輒陳肝血。不避嚴誅。不任懇切。兢惶之至。謹俯伏待罪。望速降敕旨。

第二狀

右臣等適以有狀論奏。未奉聖旨。今向外之心。驚駭不知所爲。臣等若苟務偷安。不更冒死陳奏。必恐旬月之後。人情皆以爲冤。陛下此時追悔無及。臣等昨者商量之初。只以嗣復等所涉議論。不可令在藩鎮。止於貶責。足以塞辜。如更過於此。實搖動天下之心。必損聖明之德。如以臣等情涉顧望。伏望先罪責臣。

實所甘分。臣等專在中書。伏望特開延英。賜對。得面陳肝血。死無所恨。

第三狀

右。臣等適再已陳奏。未奉聖旨。伏見貞元初。宰臣劉晏緣德宗在東宮時。涉動搖之論。竟以此坐死。旋則朝廷中外。皆以爲冤。兩河不臣之地。悉恐亡懼。德宗尋亦追悔。官其子孫。近則宋申錫。涉交通藩邸。貶官。文宗尋又追悔。至於流涕。如嗣復等。螻蟻之命。至細至微。特賜矜全。必彰聖德。天下臣子。孰不上感天慈。不爾。恐四海人情。自此憂懼。臣等亦兢危不暇。無以裨助聖明。伏望特開延英。賜臣等面陳血誠。以安中外。如蒙聖慈。納臣等愚懇。伏望更重貶官。所冀人心允愜。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驢馬狀

右。臣等舊讀實錄。不至遺忘。伏思累聖以來。未有此例。謹按左傳。諸侯不相遺俘。昔魯受齊俘。見譏左氏。諸侯尙爲非禮。況在台臣。臣等忝備鈞衡。須謹繩墨。若苟受私遺。不守舊章。則何以上戴聖君。儀刑百辟。伏望聖恩。盡許卻還。從此便爲故事。仍望許臣與一書報答。令其深諭國體。其書草續撰進上以聞。

薦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狀

右。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家在海郡。筋力未衰。臣童幼之時。於震受業。豈謂年逾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因儒訓。臣伏以元和二年。前揚州士曹參軍薛元造緣與臣亡父授經。具表論薦。憲宗授越州諸暨縣令。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伏希聖慈。特授浙東管內一官。所冀臣報其舊恩。獲繼先志。旣顯華

門之士實爲儒者之榮。臣不任懇款兢皇之至。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右。河東等道。或興王舊邦。或陪京近地。州縣之職。人合爲樂。只緣俸祿寡薄。官同比遠。元和六年閏十二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河中鳳翔。鄆坊。邠州。易定等道。令戶部加給俸料錢。共當六萬二千五百貫。吏曹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議以爲至當。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兼不及時。觀察使以爲虛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遠。伏望今日以後。戶部卻與實物。仍及時支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不得別將破用。如有違越。觀察判官遠貶。觀察使奏取進止。又選人官成後。皆於城中舉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其今年河東。隴州。鄆坊。邠州。新授比遠官等。望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借兩月。加給料錢。至支給時除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奕船一作船狀

淮南原注。緣疆界闊遠。請令出三百人。浙西宣歙江西鄂岳原注。各出二百人。

右。訪聞自有還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絕行。緣所在長吏。掩閉道路。頗甚怨嗟。望每道令棟前件人解弓弩及諳江路者。每一百人置遊奕將一人。須清白強幹。稍有見會者。充如法造遊奕船五十隻。一百人分爲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淮南遊奕至池州界首。浙西遊奕至宣州。

界首。江西遊奕至鄂州界首。常須每月一度。至界首交牌。各知界內平安。申報本使。其下番人便於沿江要害處置營。不得抽歸。使下其糧餉。春冬衣。委使司差人就營所支給。如三度以下擒捉得賊。委使司超與職名。其官健以下。便以賊贓物賞給。務令優厚。如兩度有賊不覺察。遊奕將科責差替。如容縱賊盜。不問有賊無賊。並委本道差人所在集衆決殺。如賊大段巢穴去處。仰數道計會。一時掩捉。儻去根本。將軍授官酬賞。所貴鄰接之地。同力協心。江路盜賊。因此斷絕。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殿面奏。伏蒙聖恩允許。未審可否。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

臣等聞卹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饑。存於王制。國家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宋璟。蘇頌。奏所稱。悲田乃闢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兆按此分付其家。元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以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一作管。必恐病貧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更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事者壽一作年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句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飯。如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最爲穩便。若可如此。方圓不在更望給田之限。各委員長吏處置訖。聞奏。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三

論田牟請許黨項離復回鶻沒斯部落事狀

右臣等雖不習兵鈐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知伏希聖慈特賜詳覽比者陛下常慮回鶻國中離散未是實情今據我阿尼伊難珠合等書云此間更無活處卽是實耗又回鶻安孝順云赤心宰相問漢國中看你回鶻好無足知依倚大國意甚勤懇今若許田牟徇黨項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虜絕歸款之誠事捷亦損耗甲兵大虧恩信不成則永爲邊患取笑四夷况窮鳥入懷尙須矜憫遠人慕義曾未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捉烽戍一人奪黨項一物披誠款塞望闕哀鳴昨者所獻表章詞懇意順棄而不納先務誅夷此不可一也若回鶻國中無釁種落皆安沒斯叛逆而來卽須拒絕可汗旣自失國牙帳已無攜挈傷殘寄命他所嗚沒斯等迫於饑困各欲求生田牟執稱背國亡命是去年爲惡徒黨都似與德彝雪屈爲黨項報讎察其用情殊非體國此不可二也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弔問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今縱不能扶其微弱豈宜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望具詔太原振武排比騎兵於邊上嚴防侵軼待犯國家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若只於黨項退渾小有劫奪任部落自相仇報亦未可助以甲兵常令大信不渝懷柔得所彼雖戎狄必合感恩待張賈使回足知情實仍望詔田

牟不得擅出詭計。妄邀奇功。兼詔仲武不得納將吏惑詞。爲國生事。如蒙允許。伏望付翰林酌此意處分。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一、據太原奏事官孫儔稱。昨來回鶻到橫水柵殺戮軍人百姓。今抽在釋迦泊東約西去可汗三百里。未知此回鶻是郝頡特下爲復是可汗遣來。今且須以此回鶻爲罪人。云不受可汗指揮。擅自劫掠邊界。請密詔劉沔與仲武計會。先經略此賊。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一、比聞公主與可汗常別居帳幕。每見漢使。舊刻。此下無亦是別見望密詔劉沔與忠順守志。每有使十七字。亦是別見。望密詔劉沔與忠順守志。每有使去。卽令將密意看方便。說諭公主。知親廟子孫。只合死生爲國。常須作計自拔。歸投國家。不令與可汗同行。擾亂邊界。如萬一迎得公主。亦不得便令赴闕。須且留在邊上。制置回鶻。縱力不能及。只要假公主名號制服蕃人。

一、又慮回鶻於山外安置老弱家口。將精兵逼近城柵。攪擾百姓。如有此事。卽須堅壁清野。不得與戰。其小城堡兵力薄少。不堪固守處。並望抽入大城。回鶻縱得小城亦無用處。卽別選驍將。潛出兵掠其家口輜重。此最是制勝之術。

右謹件如前。望各賜密詔。潛令以此爲意。

請賜回鶻溫沒斯等物詔狀

右。比者只待張賈使回。今到已數日。須早發遣。緣回鶻已入邊界。未測多少。天德兵力寡少。須務懷柔。伏

以自古禦戎只有二道。一是厚加撫慰。二是以力驅除。此事利害較然。前古皆有明效。漢宣帝厚撫呼韓。大一作代享其利。邊境六十年無事。漢武力制匈奴。海內疲弊。生人減半。今唃廝囉若不稍加恩意。令盡歡心。須至以力驅除。必恐永爲邊患。假使其衆殘破。摧伏不難。亦須先加以恩。不令疑貳。古人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正謂此也。臣等商量。縱不與糧食接借。其賜物不可太薄。若止於只賜特勒宰相。實恐發遣未得。須是稍令優厚。於朝廷若無費損。可以保全。朝野羣情。皆望如此。伏希聖慈。特賜察納。

請於太原添兵備狀

右。緣唃廝囉等本國殘破。未有所歸。逗留塞上。今已歲周。雖近有恩賜。喻其歸還。然本蕃未甯。時屬寒沍。馬畜羸乏。必難首途。回鶻和好多年。忠效久著。雖在邊境之內。計無侵軼之虞。臣等所慮。吐蕃變詐多端。不可測度。或謂朝廷方備北虜。未暇西防。或云唃廝囉招米點汗回鶻。乘此機勢。謀陷豐州。緣元和十三年。已曾此來。不可無備。太原兵額雖存。皆被軍將放卻散諸處。緩急點集至難。臣等商量。請發陳許步軍三千人。鄭滑步軍三千人。令至太原屯集。如北邊有警。則大同軍正當賊路。足應事機。如河西有虞。便令取嵐石路過河。至亦近便。况兩道人心忠義。徵發不難。只如一年防秋。無所損費。臣等詢於物議。皆願有此隄防。伏惟聖明。特賜允納。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右。伏以元和中。回鶻累請和親。憲宗不許。至長慶初。穆宗以北虜代結姻好。中國無虞。邊境晏然。生人受

福。所以割慈下嫁。用示懷柔。今回鶻國已破亡。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慰其艱危。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廷。本非愛惜。便懷輕易之意。永無敬重之心。非止甚傷虜情。實亦負於公主。臣等商量。望令苗鎮將一二十輕騎。齎詔書。先至嵬沒斯處。令其轉差人送入。至公主所在。若嵬沒斯便受朝旨。固表恭順之心。若辭拒此行。足彰背叛之跡。因此偵察。無所隱情。伏希聖旨。特賜省察。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等。今月五日。於紫宸。陛下訪問劉約事宜。今臣等亦與君賞一書。諭以此意。臣等將謂君賞久在河朔。諳練戎機。遠授規模。必副聖意。君賞只合自出己意。潛道款誠。事從乖張。泯然無跡。豈有將朝廷密旨。顯示亂軍。激其悖心。致此章表。兼見君賞與張絳手疏。詞甚卑遜。非惟失將帥之體。實亦失忠藎之誠。近者何重順未得節制。初遣茂復諭旨。又遣執方致書。臣等兩度令元蹇申意。料重順豈不知是朝廷密諭。然竟無大將軍表。終守恭順之詞。所以授之有名。不索朝典。幽州一方。自朱克融留連中使。不受賜衣。繼以楊志誠累遣將吏。上表邀求官爵。自此悖亂之氣。與鎮魏不同。今若便與闕二字。實爲朝廷之恥。伏望且逗留旬月。更候事宜。克恭儉回日。伏望不賜詔書。庶全事體。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狀

右。訪聞張仲武是幽州大將張朝先之子。沈勇有謀。陛下縱欲加恩。亦須且挫其氣。又幽州旬月之內。移易三人。因此翻覆多端。亦要令其知愧。臣等商量。且望令符澈與大將已下一書。觀其報答詞理。足以知

其情出鄰道節將於國體無虧其書白謹同封進。

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狀

一、雲州之北並是散地。備禦之要繫把頭烽。今符澈雖修繕已畢。把頭烽內並未添兵鎮守。事同虛設。恐不應機。未廢把頭烽以前。把頭烽內舊有軍鎮數處。自廢把頭烽後。並合抽卻。望令巡邊使速與符澈計會。卻抽舊兵。依前制置。如舊兵已少。卽於太原城下及閒處抽兵。其與山東連接處及西北鎮兵。不在抽限。如更要築堡城。亦委逐便制置。

一、三受降城相去四百里。自置天德軍及振武節度。其東受降城中並在腹內。都無大段兵馬鎮守。就中受降城不過三五十人。古城摧斷都不修築。今虜衆在陰山之北。山中盡有過路。若突出山南。便入二城。卽天德振武。當時隔斷其中。受降城本是突厥拂雲祠。最是要地。今天德人力不及。望令太原振武共出三千人。速與修築。便令鎮守。卽天德形勢自壯。虜騎不敢窺邊。

一、東受降城緣是近年新築。城內無水。城外取金河水充飲。又於城西門掘一二十井。若被圍守。卽須困蹙。今築月城。護取井水。其張仁愿舊城頗當要害。張惟清錯奏。恐黃河侵壞。先賢制置皆有神靈保持。廢來二十年。基址依舊。園蔬樹木。至今盡在。隔河便是勝州。相去數里。望委巡邊使與劉沔計會。如何卻復舊城。至爲穩便。

以前件臣等伏以回鶻在邊。切須有備。邊備旣壯。制置不難。訪問利害。大約如此。

一、要切須得使臣專往自驗機宜。謹具條疏如前。其間條疏不盡者。望委巡邊使與所在節度使商量聞奏。謹具於前。條疏應接天德討逐回鶻事。

一、謂速降中使。齎敕至雲朔。天德已來。宣諭生熟退渾及党項諸部落等。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出軍討逐。如得羊馬錢物奴婢等。任便本主自收。官中更不尋問。仍據殺戮回鶻多少。別議優賞。

一、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便須得人。石雄驍勇善戰。當今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助田牟攻討。仍勒乘遞赴天德軍。

一、回鶻藥羅葛元政馬價絹望且勒留在振武。令中使與忠順同檢點收管。如田牟已用兵。其藥羅葛元政使望委忠順收錄。如請歸降。仍作般次送付太原。除首領外。委劉沔且散配儀沁嵐石等州去塞遠處安置。並官給糧食。如不肯降。即須收係。待後處分。其趙進用等。亦望詔劉沔收管。其首領於公館安置。長行等散配諸處。

一、田牟都似不曉兵機。奏狀已出三千人拒回鶻。計其兵數。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城內豈免空虛。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戎虜所短。田牟只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兵野戰。待諸處兵至。方可逐便討除。

一、回鶻馬軍難於支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望於浙西取弩手四百人。宣州取弩手三百人。令取河曲路赴天德。如所在逢回鶻。便令把隘及依叢林射馬。河曲路與天德直對。兼經歷鹽夏等州。所在要處。便

堪應急。到天德後。權取田牟指揮。

一、唃沒斯誠款雖未知真僞。然早要別加官爵。縱使不誠。亦是反間。且要獎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朝廷只是責可汗犯順。非是要滅回鶻。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遞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

以前。臣等商量。若待天德奏到。已恐不及事機。望付翰林。各撰密詔。令中使向前審詳事勢。如已接戰。便須準此處分。如蒙允許。其石雄便須今日降敕。未審可否。原注。會昌二年四月十八日。緣田牟不待朝旨。已出兵拒可汗下兵馬。故有此處分。

論唃沒斯特勒等狀

右。自回鶻近邊。人情疑恐。聖化所感。威德克宣。果得唃沒斯望闕歸心。率徒效命。必在優賞。昭示四方。使戎狄遠聞。皆感恩信。望速降中使。宣慰唃沒斯特勒及王子等。并多攬將軍共七人。望各內賜錦綵銀器。其唃沒斯下兵馬。望賜米五千石。度支給絹三千匹。以戶部物充度支。速差正綱般送。仍許不散部落。待委知事情續議制。

論唃沒斯下將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賜號狀

右。唃沒斯下將士。既與衣糧。又加冠帶。賜其軍號。實壯邊聲。撫循其人。莫切於此。臣等商量。望賜號歸義。

軍。仍望翰林賜敕書。宣示溫沒斯下歸義軍將士等。其溫沒斯望且令兼充歸義軍使。如蒙允許。便添入加工部尙書制宣行。仍與中書門上敕牒。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論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等狀

右。臣等見今日天德軍奏事官王可度云。每有回鶻投降。及城來捉得十人五人。緣不敢留在軍城。問得事情後。便皆處置。伏以回鶻窮困。情亦可憐。屢有殺傷。恐傷仁化。望付翰林賜田牟仲武詔。前後更有此類。便遞送太原。令配在諸州安置。稍爲允愜。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三月四日。

請賜溫沒斯槍旗狀

右。溫沒斯既加軍號。甚壯邊城。錫以牙旗。尤彰寵異。臣等商量。望依神策諸城鎮使例。賜以旗兩口。豹尾兩對。器仗并刀一副。令中使押領宣賜。如以中使行速。齎持稍難。其槍旗令於太原節度使下揀新好者充賜。亦穩便。謹錄奏聞。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論溫沒斯家口等狀

右。溫沒斯既加軍號。請留家口在太原安置。與諸弟等若處先登者。臣等商量。溫沒斯赤誠向闕。極力捍邊。請遣宗族。盡歸內地。非惟絕其顧望。足以堅彼鬪心。望詔劉沔義忠於雲朔等州。揀一空閒城壘。兼與隨事造土屋。其溫沒斯及愛耶勿宰相等家口等。卽與別造壯淨屋宇安置。其應歸漢家口等。大口每月給米三斗。充糧食。委度支供軍使逐月支給。仍委劉沔差漢兵旬當防援。不得令側近部落侵擾。

論太原及振武軍鎮及退渾党項等部落互市牛馬駱駝等狀

右緣回鶻新得馬價絹訪聞塞上軍人及諸藩部落苟利貨財不惜駱馬必恐充爲互市招誘外蕃豈惟資助虜兵實亦減耗邊一作兵備望詔劉沔忠順義忠守志等切加鈐鍵如有違犯並按軍令馬及互市物納官如有人糾告便以所得物充賞

論溫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狀

右臣等商量賜可汗甚全國體望付翰林賜可汗書得溫沒斯表稱在本分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充進奉以可汗本國破殘久在邊陲此已量與溫沒斯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兼望賜溫沒斯詔獎其忠藎一作義緣卿率衆歸國若又落下馬價絹恐可汗與卿結怨轉深事體之間亦慮非便以卿等所請奏進奉馬價絹回賜可汗所冀部落早退令卿等各保安謐望約此意處分實爲允愜會昌二年七月十九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四

論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日精慮回鶻自到把頭烽北已是數日。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天德、振武、界首不殊。前日尙書丞郎鄭肅等皆見臣等懇說。且欲曲全恩信。告諭丁寧。縱要驅除。只可出於邊將。常令曲在於彼。未要便與交鋒。望更詔劉沔令遣使邀約。若事非獲已。驅逐不遲。恐劉沔撰書敍朝廷意不盡。望付翰林賜劉沔書白。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遣石雄斫營事。今且駐更審候事勢。仍望兼賜遂泰詔處分。會昌二年八月十七日。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右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向後不更往來救援。伏蒙聖恩許。臣等以進狀。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今回鶻雖已抽退。康志亮稱退渾走捉嵐石等州。臣等料其必歸靈夏。又河曲党項向與回鶻有讎。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結。則爲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要及冰未合時。前各到所在。謹特具聞奏。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八月十日。

論回鶻石誠直狀

右自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內求

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臣等伏以自可汗在邊。已使苗緝王會楊觀三度告諭。又曾領常照安魯卿同往。逗留塞上。終不悛心。石誠直是一卑微首領。豈能有所感悟。况自今夏以來。兩度點檢摩尼回鶻。又寵待溫沒斯至厚。恐誠直之徒。必懷疑怨。此去豈止於無益。實慮生奸。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回。實爲允愜。仍望兼賜崔巨元詔。會昌二年八月十八日。

論振武以北事宜狀

右緣回鶻牙帳漸移向東。去振武疆界稍近。今以草青馬壯。深慮有意窺邊。望令劉沔於雲伽關及邊界要害添兵嚴加警備。先令鄭許陳滑兩道兵馬於代州就糧。今緣把頭烽北一川皆是散地。若回鶻萬一馳突。更無重兵備禦。則退渾部落先被破傷。太原北境不免騷擾。望付翰林賜劉沔詔。令酌量事機。審探回鶻情僞。更於把頭烽北添置。令速詳利害聞奏。如蒙允許。伏望約此意撰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十月十日。

條疏邊上事宜狀

一緣回鶻猶在雲州。頗擾邊境。據二州蹤跡。必無深遠之謀。所慮邊上好人走投回鶻。爲其設計。令在雲朔等州。斷天德振武驛路。切須有備。防患未萌。望速令度支差使於河西路潛爲準擬。

一、元和八年。回鶻回過磧南。取柳谷路打吐蕃。天德防禦使周懷義奏到。朝廷未測其故。人情無不憂恐。臣德裕先臣奏請。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十一所。以通急驛。又請發夏州兵士五百人。於教經略軍。

應接驛路兼護党項臣等未知此路舊館今已廢毀爲復猶有存者望賜忠順詔於此路量事再修舊館以通天德奏事驛路

一訪聞麟勝兩州中間地名富谷人至殷繁蓋藏甚實望令度支揀幹事有才人充和糴使及秋收就此和糴於所在貯蓄且以和糴爲名兼令與節度使潛計會設備如萬一振武不通便改充天德軍運糧使勝州隔河去東受降城十里自東受降城至振武一百三十里此路有糧東可以壯振武西可以救天德所冀先事布置卽免臨時勞擾

驅逐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日商量且如八月九日處分太原三道各嚴兵守備更令劉沔遣使告諭待至來春回鶻人馬羸困之時計會驅逐則漢兵免冒寒苦易爲施力臣等思慮量爲得計若如此可行卽幽州兵馬望且令於本界屯集時候處分入太原界後卽須供出界糧未有用處日費殊廣恐度支物力供饋不辦若慮冰合後回鶻更有馳突事當及早驅逐卽速爲計會至十月已後寒凍轉甚恐施力不得須便三五日內方及事機又緣太原步兵鈍弱素爲河朔所輕兼本道奏事官孫寮孫儔自稱太原兵敵回鶻不得卽須於河朔側近別徵兵取滿萬人方可濟事須令一兩月內便見成功如此卽免費資財得早安邊境伏以自兩漢每四夷有事必令公卿集議蓋以國之大事最在戎機元和中征討王承宗李師道長慶中征討李齊並令集議况聞向外議論不一互有異同若不一度徧詢羣情終爲閒詞所撓望令公卿集議兩日內

聞奏所冀博盡羣議。厭服衆心。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聞奏謹具。一一如後狀。

一、議狀云。選將練卒。未甚得人。今緣邊節鎮將下羣守。誰人最不稱職。文武班中。誰人堪任將帥。須指陳其事。不得泛言。

一、又云。守禦要害。未甚有備。犄角之設。不相應。輔車之謀。不相依。今何處置兵。卽爲要害。何處加備。卽爲相應。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來卽驅逐。去亦勿追。昨所令集議。出師驅逐。去亦勿追。如此相守。何時得了。軍糧日有所費。邊境終無安甯。此最關取舍大計。須便堪行用。

一、又云。部落能自攻討者。不須止遏。而邊十諸蕃。多者一二千帳。少者力又不足。各有家口畜產。常自護惜。昨者回鶻暫到雲州。諸蕃奔逃不暇。雜虜旣無統一。誰肯盡心。今欲將何部落討逐。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各敕邊將。遣自招收。其遠征戍卒。請暫令抽罷。此事朝廷非不素知。只緣去年將江淮六道衣糧召募天德官健。僅經一年。更無一人應募。李忠順請自招召。經半年。只得六百人。塞上守備處。召得一二千人。都未濟事。戍卒如何抽罷。亦須更別陳方略。

以前謹具如前。昨所降敕旨云。且須切應事機。不得更爲虛論。今詳議狀。並未切事機。臣等商量。望令牛僧孺與夷行同議。仔細分析。兩日內聞奏。未審可否。

牛僧孺等奉敕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謹連如前

右臣等伏詳公卿所議猶未切要狀云邊將不聞以攻守之術上聞朝廷則將略可知也又諸道徵兵其數不少烏合之衆號令不齊又近者回鶻攻劫雲州漸入內地節級城守莫能式遏亦未見鄰近堡柵首尾救援者竊詳此意只自見大段形勢實未切事機朝廷比來待遇回鶻惟推恩信諭其職分便自退歸所徵戍兵只令守備都未嘗有攻討之意昨來回鶻迫於飢困至雲州劫奪牛羊已爲侵暴事須與城柵鬪敵兵法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便云莫能式遏亦似過誣堡柵旣無重兵合須自守令其首尾救援亦是虛談自古所云烏合之衆皆謂臨時召募未經訓習如韓信驅市人而戰卽是烏合陳許淄青等兵並是節制之師久經戰伐但令一處指揮自然號令齊一固不可謂之烏合又云漢兵遠襲恐遺虜擒兵法云善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人者是令其自來况虜騎倏忽以來疾如風電固不合將兵遠襲今可以計者緣其有家口輜重不離漢境二三百里遠去未得既有定所便可爲謀魏武破烏丸李靖擒頡利皆用此計公卿等都不議及亦似未見形勢非令集議只緣問驅逐守備二計何先今旣云守備過冬方圖進取斯爲上策便可施行卽與昨來加劉沔招撫使且令告諭理亦相近恐不暇更有訪問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九月七日

請發鎮州馬軍狀

右太原奏事官孫儔適到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料必是緣契丹不同恐襲其背所以移營又幽

州進奏官孫方造云。仲武破回鶻之時。收得室韋部落主妻兒。昨室韋部落主欲將羊馬金帛贖妻兒。仲武並不要。只令殺回鶻監使。卽還妻兒。室韋使已領幽州將軍同去殺回鶻監使。緣軍將未回。仲武未敢聞奏。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與幽州合勢。向前移營驅除。得否。更要添多少兵馬。孫儔答云。若係移營。亦不要添大段兵馬。只緣大同軍兵少。得易定一千人助大同。卽得其鎮州馬軍。臣等商量。不用徵發穩便。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九月十二日。

請市蕃馬狀

右。訪聞蕃渾羊馬多在渾河川。恐啓戎心。更來侵掠。回鶻未退。尤須備邊。朝廷比來所乏。最在戎馬。因此收市。深得事機。宜收壯馬。令入東關。保無散失。臣等商量。望委劉沔誘諭蕃人。緣回鶻常有意劫奪。恐蕃人作主不得。應堪服衣甲壯馬。並與收市。其以太原見貯戶部物充賞價。如市收得後。旋送樓煩監收管。諸道若有欠缺。卽量賜與。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劉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九月十一日。

請契苾通等分領沙陀渾馬軍共六千人狀

右。奉宣旨。思忠請前件馬軍合勢。令商量奏來者。臣等商量。令劉沔與幽州振武。天德。合出大軍。置營柵。漸移向前逼蹙。卽令思忠領蕃渾馬軍深入。計思忠兵勢相及。可汗牙帳必自有變。兼令招其降者。卽易成功。其蕃兵分爲兩廂。各令蕃將押領。至爲穩便。何清朝契苾通。是蕃人。各令管一廂。所冀諳識虜情。易爲指使。如蒙允許。其何清朝計行李未遠。望便以中書門下帖追。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九月十三日。

李思忠下蕃騎狀

右臣等訪聞退渾與回鶻久爲讎怨。恐合勢後。不與思忠協心。或別生事。須令遂秦審與劉沔商量。如有可疑。即便假發遣。其與唐感義奉誠等軍。及契苾退渾等部落。先各有本管都使都督。須令部領自去。卽得兵將各相諳識。易於指揮。望付翰林賜劉沔忠順。遂秦等詔處分。會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河東奏請留沙陀馬軍狀

右思忠本請蕃騎。緣言語相通。易於指使。若令易定兵去。恐不相當。魏楚又稱向北進軍。每頭軍事須得蕃兵一二百騎引行。若全令抽卻。進軍不得。臣等商量。沙陀兵望許劉沔量留一半。其一半依前令與思忠合勢。如蒙兪允。望賜劉沔詔處分。會昌二年十月五日。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狀

右臣等前日商量。令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何清朝分領部落。臨事取思忠指揮。昨日奉宣。恐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不要分領。臣等亦有深慮。不敢不再陳論。沙陀部落比在太原衙內。性至循良。於人情狎熟。不令別人管領。亦得所虜退渾。昨者張獻節纔欲責罰。便疑爲惡。忽恐思忠制御不得。卻自因此生事。契苾通本自蕃中王子。先在蔚州。且遣分領。必上下情通。更無所慮。又思忠雖志誠效順。然使用之初。亦未可獨任。漢將分領。事亦得宜。契苾通等雖是蕃人。任使已熟。切更誠勵。豈敢不順思忠。臣等所見如此。伏望聖明裁斷。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十月八日。

請賜劉沔詔狀

右訪聞劉沔頗練兵機。惟臨機決策。不免遲疑。兵書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深恐過爲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爲擾侵。且務綏懷。今旣殺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指揮。朝廷旣假以使名。令爲諸將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

右臣德裕得忠順狀。請自至界上。親臨賊營。專看事機。首爲撲滅。緣當道軍馬數少。請軍馬一二千騎。臣等商量。緣可汗移營已近振武。忠順勇於戰鬪。必可指蹤。河中地閑。馬軍有朔方舊法。都虞候闕。川防戎臣。素所諳知。望發馬軍五百騎。令王縱部赴振武。取忠順指揮。今當回鶻衰殘。亦要及時驅逐。事有應變。不可憚煩。仍望賜絹一千八百匹。內三百匹充職掌人優賞。以戶部物充度支。差綱發遣。兼望令中使送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詔處分。兼詔示忠順守志。其賜忠順狀。謹遵連封。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十二月十日。

請發李思忠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

右伏以今年八月制置。待諸道進軍移營。逼可汗衙帳。卽李思忠領衍蕃騎深入。覆其巢穴。續緣劉沔。張仲武。確稱各塞進軍未得。請待正初。今已及期。望詔劉沔。張仲武。一時進軍。以壯思忠兵馬。恐不闕令往。

中受降城令在保大柵屯集稍爲穩便望付翰林賜思忠遂泰詔處分其劉沔張仲武詔意謹同封進會
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五

論譯語人狀

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紇圻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於回鶻者。不爲翻譯。兼潛將言語。輒報在京回鶻。望賜劉沔忠順詔。各擇解譯蕃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未審可否。會昌三年正月十日。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右緣回鶻既已討除。須令殄滅。今可汗窮蹙。正可梟擒。萬一透入黑車子部落。必恐延引歲月。勞師費財。望速詔忠順。令進軍於山外黑車子去路邀截。恐振武軍馬數少。其李思忠下沙陀五百騎。易定軍馬一千騎。便令何清朝押領同去。如至陰山北蕃知回鶻猶在舊處。便令從北進軍取背。則前後受敵。必無所逃。未審可否。會昌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殄滅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商量。回鶻衰殘。取之在速。一切須令三月已前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效。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皆懸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景德等往幽州太原振武。望三道各賜敕書。如兵馬使已下大將取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將軍及大郡刺史。賞錢一萬貫。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

將軍長行取得白身授兼御史中丞賞並準此今可汗與宰相只有四人直依此酬賞只用二萬五千貫文比一月供軍所費五分之一如此即得義知勸黠虜無逃伏望出自宸衷早賜明敕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正月三十日

李靖傳事狀

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定州道行軍總管率驃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於是大懼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本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慰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別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進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兵將逼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伏見李靖再破頡利可汗方始擒得望付翰林錄李靖傳詔示劉沔曉諭云比者未取卻公主與回鶻接戰朝廷力稍不及舍之即易今既取卻公主又與回鶻接戰即須剪除令盡不得遺生後患兼令

揀退渾沙陀共三千騎。縱橫排比。兼驅取三千人。十日乾糧及乾蒸餅。聞塞上五百錢買得一頭牛。亦令約人數驅取牛肉乾脯。且如此排比。待景德幽州使回。令劉沔專差信實軍將至景德。數探問事情。如仲武便肯出兵討襲。即須且讓仲武不得爭功。如仲武不闕。詞言悠慢。未有去思。即須及塞草未青。虜馬羸弱。便令蕃軍掩襲。必見成功。其李靖傳事。謹奏上。伏希聖明採納。會昌三年五月五日。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句當軍務狀

右。伏以元和中。李師道自擅一方。久爲桀逆。及王師壓境。天網四陳。劉悟頗識轉禍之機。乃有納忠之效。朝廷獎其歸命。寵遇優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鎮。從諫因父歿。自總兵權。屬寶歷中。政務因循。事歸苟且。與其符節。以素國章。然猶恭守詔條。咨諏善道。亦修覲禮。一至闕庭。驟陟台階。實非公議。爰自近歲。頗聚甲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逋逃之藪。忱於邪說。自謂雄豪。及寢疾彌留。罔思臣節。又令紀綱舊校。誘動軍情。樹置驍童。再圖兵柄。陛下以澤潞元宗歷試舊地。有上黨故一作古。下注闕字。風俗和平。人心忠義。艱難以後。多用儒臣。又以劉悟功著先朝。欲全其宗族。特令供奉官薛士幹宣諭。示以聖情。而將校繼有表章。未從明命。臣等伏思。劉悟以師道之逆。親自梟夷。誠合示一軍大順之源。置子孫於無過之地。而乃繼師道覆車之軌。襲怙亂之風。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固須廣詢廷議。以盡羣情。臣等商量。望令兩省御史臺并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尙書省集議奏。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五月二日。

李彥佐翼城駐軍事宜狀

右。彥佐卽至翼城。計賊中軍人百姓必有歸降來者。彥佐務推恩信。必盡綏懷。臣等深慮賊中潛奸人。詐爲降附。人數漸廣。必有異謀。臣等商量。望付翰林詔示彥佐。如有百姓歸降。量事優恤。各令復業。如軍歸降者。亦須各有優賞。便令將朝廷意旨。轉相招誘。遂旋疏理處置。不得留在翼城。如軍人已歸降者。不許卻入賊中。卽望於界上別立一營。令屯集。委彥佐揀幹事軍將別將三五百人主領。仍不與器械。並不得令在晉絳界內屯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六月五日。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狀

右。臣伏見後漢秦豐叛。光武令朱祐盡力攻之。至窮困。豐乃將其母子九人降祐。光武不舍其罪。至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違詔受降。失將帥之任。伏以兵未交鋒。便能歸順。須存大信。猶可曲全。今劉稹告諭不悛。加兵自備。逆命之罪。天地不容。若至窮蹙。歸降。並不得受。臣等謹錄漢朝故事如前。望付翰林錄示元達。彥佐。劉沔。茂元。宏敬。及義逸。行周等。詔令準此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六月十九日。

幽州鎮魏使狀

右。緣秋氣已至。將議進兵。幽州須早取可。汗鎮魏須速平劉稹。各要遣使諭旨。兼潛探三鎮軍情。今日延英面奉聖旨。欲令張賈充使。臣等續商量。張賈幹濟有才。甚諳軍中事體。然性稍負氣。不安恬。恐不如且輟李回充使。如以綱臺不可暫闕。卽兵部侍郎鄭涯久充戎鎮判官。性甚精敏。雖無詞辨。言亦分明。官重事閑。最相宜稱。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七月十一日。

請賜宏敬詔狀

右。緣令王宰自領陳許兵。直抵邢州。要詔示元達。宏敬諭以河陽太原皆隔山險。進軍未得。緣卿等已東面進軍。賊中懼。近日頻入晉絳。焚燒村舍。地邇關輔。深要防虞。恐昭義知西面一作道。進軍稍難。偷安旬月。今令王宰自領全師。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望令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十一日。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右。訪聞諸道各軍。皆自有都頭。常相顧望。不肯效命。請依河朔軍法。委彥佐、劉沔。每三二千人分爲一團。如有應急使用處。便點一團令去。一切成敗。責成都頭。如此則人必齊心。將皆懼法。臨機赴敵。不敢因循。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十五日。

論陳許兵馬狀

右。緣魏博討賊遷延。頗招物議。昨令陳許兵馬直抵磁州。此是制敵深謀。攻心上策。徐迺文到京之後。方知陳許發兵。便云宏敬全軍自取磁州。則是畏懼陳許。須待宏敬出軍表到。方得委知。若便遣王宰罷行。亦是姑息太過。只緣河陽山險。攻討艱難。王宰頓軍。虛費饋運。望密詔示王宰。但令從容排比。未要速便道途。賊中聞此軍聲。必合破膽。魏博若全師自出。續止陳許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

論河陽事宜狀二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真到稱十八日陳後徧山徧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東洛。皆由魏博未有陳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軍寡弱處。卽併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卽移向他處。計王宰排比已有次第。儻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不止捍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機至切。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敏詔處分。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二狀

右訪聞河陽兵力已竭。弓矢皆盡。地邇東洛。實係安危。內外人情。無不憂恐。切望詔王宰發先鋒五千人。後須自領全軍繼進。仍望今日內發使賜詔處分。河陽所貯諸道進助軍器械。並望且搬賜茂元。猶恐器械數少。兼望內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并弦箭三萬隻。陌刀二千口。兼聞河陽軍用罄竭。賞給不充。自出軍以來。並未有恩賜。望賜絹三萬匹。且以河陽見在物委度支差腳速搬送。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狀

右臣等商量。昨者緣魏博久未進軍。兼涉物議。所以請王宰全軍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所冀昭義破膽。宏

敬不敢逗留。今既收平。息殺傷不少。便許宏敬自當一面。必見成功。然河朔軍情。常須以威臨制。宏敬一心雖至忠順。終慮將校異端。况中外人心。皆憂河陽寡弱。王宰已排比兵。又頒恩賜。且令全軍赴河陽。兼得遙制魏博。兩面事勢。皆得機宜。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一日。

請賜仲武詔狀

右。臣等見李回說。仲武似疑劉稹未有罪狀。及見李回說。從諫積惡僭侈。便忠憤感激。告若罪狀如此。朝廷固合誅夷。臣等商量。因處分邊事。望賜仲武書。諭以深意。要云。從諫入覲之初。舊刻自此至篇末。誤在論石雄請添兵狀中。今從唐文更正。與鄭注交結。因緣貨賄。濫授鈞衡。及歸鎮後。又與李訓結託。所謀狂險。中外具悉。自訓注夷滅。心不自安。頗恃甲兵。轉懷悖慢。先朝外雖優寵。中實懷疑。及從諫疾病之時。曾無誠款。昨遣中使臨問。兼借名醫。矯託異端。竟不相見。便樹置劉稹。令將校繼獻章表。不待朝旨。便令繼襲。以澤潞一鎮。有啓聖舊宮。艱難以來。多用文吏。如抱真首創軍募。於國兼有大功。身歿之後。其子皆赴京闕。比謂劉稹愚騃。迫於軍情。望其愛惜家門。稍能悛悔。頻敢馳突晉絳。侵軼河陽。近李丕投降。及魏博收平恩縣。得劉稹榜帖。並已進來。皆呼官軍爲賊。逢著卽須痛殺。悖逆如此。天地不容。想卿遠聞。應當奮激。卿宜速諭諸藩部落。同滅可汗。卿但北邊立功。劉稹必當自潰。策勳命賞。以卿一道爲先。卿深體此懷。兼示將校。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二日。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右緣王茂元雖是將家久習吏事深入攻討非其所長訪聞東畿自聞狂寇侵軼尙未安定茂舊刻自此至篇末誤在請賜仲武詔狀中今從唐文更正元縱得痊復且要留鎮河陽行營諸軍須便有所委茂元疾雖加重朝廷亦免他虞前月二十九日延英面奉聖旨亦以兩道節度同在一處非便臣等商量望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如蒙允許望加劉沔張仲武招撫使例降黃敕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四日

論石雄請添兵狀

右訪聞冀氏去潞州最近纔二百里以下於此進兵最當要害翼城亦是大路須備賊奔衝石雄雖兵數已多終是分張處廣闕須初允所請方可責其成功今緣西備蕃戎邊鎮不可抽減向東抽發又不及幾訪聞奏事軍將張宏慶云陳許徐泗兵初到行營軍外子弟有一萬人以上緣未有戰陳聞不得已稍卻歸本道今猶有少壯堪充戰卒五六千人皆是父子兄弟人心齊一臨時使用絕勝諸軍冀氏去賊最近石雄又至驍勇假其兵力事必速成陛下方集大勳不可更惜小費臣等商量望賜石雄義逸詔令與陳許徐泗軍外子弟各召二千人並須揀少壯有武藝堪入戰陣者充仍望約陳許長行制舊刻自此至篇末誤在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中今從唐文更正度支權給衣糧徐泗緣有醬菜望以兩處兵馬皆在行營事體須同不可獨給如蒙允許望速賜詔示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請問薄仲榮賊中事宜狀

右臣等昨於延英奏請降中使問薄仲榮生口四十人內幾人是赤頭郎聖意以元逵之故不欲更問臣等商量緣薄仲榮是賊之心腹必盡知謀計終要遣使出城勘問賊中兵馬多少諸界布置防備何處今欲入兵何處最當要害兼問賊中人情還思歸順否直對鎮州押衙軍將仔細勘問不要回避必得事情因此不妨便知生口赤頭郎數元逵知勘赤頭郎賊中事宜必不疑慮因此兼勘河陽魏博生口以此參驗必知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十月六日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右伏以殘寇未平須廣求良計臣等苟有所見則合上聞遠則韓信近則李靖皆臨刑免死後立殊勳忽有其人亦不可料望令勘事中使宣問如有奇計秘能必取劉稹或可以反間令自相梟戮及能設計取彼州縣兼招得都頭者並仰速具事由聞奏如計畫明切便堪施行卽貸其死命令於諸軍救命不妨有可採錄或助戎功可否之間在於宸斷會昌三年十月十日

請諸道進軍狀

右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又恐賊於萬善向東衝突須更剋期齊進正月六日並是良辰一日雖是歲首亦合軍機緣軍在行營歲日與常日無異賊中有州縣村閭隨分必須作歲乘其無備必易成功其兩日伏在聖明裁定戎事尙密所降中使望計行程令取事前兩日到行營卽待又恐賊中困蹙卽自有變望密詔王宰石雄義忠等聞彼有變便須星夜兼進先差專使與彼大將書具云初經變革須得王師

應接以安人心。兵馬並不入潞州。只在三數十里內下營。並不驚擾村閭。卽當秋毫不犯。直須待立功軍出潞州新節度使入後。處置大段公事了。方得抽軍。其元達、宏敬、緣隔山東。又恐漏洩此意。並望不賜詔示。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會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右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伏以王師壓境。已是六月。賊軍累經侵軼。頗肆猖狂。今事勢窮困。人心思變。因此請命。冀道靈誅。望詔李石且與李恬書。不得云已與奏聞。但遣將兵屬直界首。方敢上聞。以此邀之。更觀旬月。仍望詔元達、宏敬、王宰、石雄。便令齊入。竊料旬朔之內。必有變生。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以來。尙未殄滅。然後議納其款。事亦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六

請遣制使至天井冀氏宣慰狀

右臣等近訪聞賊中之計。只待林木陰合。以老王師。如此遷延。必恐過夏。伏見元和中。憲宗緣淮西久未成功。遣尙書右丞許孟容至行營宣慰。令面詰責光顏。重允兼取光顏等。及大將以下狀。皆請一箇月內併賊。自後不敢逗留。累破大城柵。憲宗又令梁守謙往。遂破鄆城。續令裴度去。竟破淮蔡。去秋李回。惟至魏鎮兩道。王宰、石雄。並未有制使宣慰。臣等商量。望令李回至天井、冀氏宣慰。兼取王宰、石雄。及諸軍都頭兩道大將等狀。令具破賊期限聞奏。如蒙允許。望令乘遞早發。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三月一日。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原注緣揚言作亂而李丕殺安義節之子

右緣安義節管沙陀兵馬三十餘年。蕃人之心最尙讎怨。戰陣之際。固難隄防。李丕既不主兵。無以自衛。且令在州綏緝。應接石雄行營。每欲進兵。與共謀度。不妨理郡。兼得坐籌。如蒙允許。望各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三月十四日。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右奉宣。令臣等商量奏來者。臣等喚得王逢細問。王逢云。自領行營兵馬。便在榆社。並不到儀州。其涉縣道路遠近。山川險阻。先不曾諳委。又恐李克勤所通涉縣多少。未得諳實。今請於儀州置軍糧。迺邇下塞。

兼側近捉生勘問。委知涉縣無賊。大兵鎮守。方可進軍。又云。榆社河東怯弱。終不堪用。代山向北軍馬。王逢曾經使用。郎校精強。今來是防秋時。請委節度使。除蔚州。飛狐。靈邱。與幽州接界外。代諸州軍量抽二千人。卽得此二千人。已敵榆社五千人。又向北烽子約有一千人。敵已來極勁耐辛苦。一人敵十人。量抽五百人。將赴行營。每隊與十人五人。令陰入賊城。非常得力。又云。李克勤所請一千二百人太少。軍中難得一一相似。若只與一千二百人。無闕三百人。以來堪用。臣等商量。且差中使押領李克勤赴榆社。至晉州過日。先召取李丕與李克勤面議機計。審定入兵處所。錄取兩本狀。一本封進。一本將與義忠。其所要兵馬多少。及進軍時日。並委義忠與行營大將及克勤審細商量奏聞。如可決行。須便應機速去。不要更待進止。卽事得神速。免漏軍機。如蒙允許。望賜義忠李丕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四年四月二日。

魏城入賊路狀

右。伏以饋運支計。本約至五月。今若五月未平小寇。卽須便過盛暑。臣等夙夜思慮。切要改張。石雄西面險阻。須得王宰義忠深入。方可進軍。榆社兵甲未足。天井固難獨入。以此故遂成因循。訪聞魏城絕當要害。向南十二里至狗脊嶺。雖有小山。並無險阻。二十五里便至武鄉縣。直抵潞州。便是平川。臣等訪問王逢。須得一萬精兵。方可前進。今側近更無徵兵處。遠處又不及事。望降中使與石雄商量。便將義武步兵萬人。就義武馬軍。兼沙陀馬軍五百就榆社沙陀。此外於中武部兵及河中衙隊共揀七千人。通約似僅一萬人。并榆社。宣武。兗海。義武馬軍都是一萬五千精兵。足得濟事。取魏武路直入。旬月必見成功。冀氏。

翼城猶有一萬八千人。但令保險。又守城寨。權差供奉一人監領待。石雄得武鄉後。卽令冀氏翼城諸寨兵馬齊進。與石雄合軍。仍委石雄與李不同商量。如此穩便。卽須排比。今月中旬末赴魏城。事貴神速。不得漏洩。會昌四年四月五日。

天井冀氏行營狀

右。昨者初夏頻請進軍。所冀未熱之時。便見次第。今災毒已甚。迫促稍難。殷宗伐鬼方。周公東征。皆三年乃剋。淮蔡滄景。亦經四年。王者之師。以全取勝。急攻則狂賊得計。稍緩則賊勢日窮。况出內庫貨財。以資軍食。計量饋運。必及冬間。緣兩道皆有供奉官。非惟節將心不敢安。難於擇便。亦恐營柵甚暑。不易祇供。望賜詔各令且回。兼詔示王宰石雄。亦不可稍緩之意。但云時方炎暑。恐供奉在彼。有妨戎事。任卿自擇便利。不得安閒。會昌四年六月四日。

請準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盪及第一第二功狀

開元格。臨陣對寇。矢石未交。先鋒挺入。陷堅突衆。賊徒因而破敗者。爲跳盪。
右。開元中。酬跳盪功。止於武官及勳比。今日流例。卽事校簿。其立跳盪功。與格文相當者。不問軍將官健白身。便望授監察御史。如已是御史者。超兩資授憲官。已至常侍大夫者。臨時別望優與處分。其先鋒第一功。如有官者。便授檢校將軍卿監。累官至賓客者。卽授御史。其第二功無官者。授一作擢。檢校少卿監及中郎將。累官至賓客者。卽與御史。

開元格。跳盪功。破賊陣不滿萬人。所敘不得過十人。若萬人以上。每一千人聽加一人。其先鋒第一功。所敘不得過二十人。第二功。所敘不得過四十人。

右三等立功人數。請依開元格收敘。如過此數。並望落下。

開元格。招得一萬人以上。其頭首一人。準跳盪功例。一千人以上。準第一等例。賊數不滿千人。量差等處分。

右若依舊格。難有此例。今望招得一千人。便準跳盪功例。五百人。準第一等例。五百人以下。節級處分。

開元格。每獲一生。酬獲人絹十匹。

右緣並無軍將官健等第。稍似不備。今請獲賊都頭。賞絹二百匹。獲正兵馬使。賞絹一百五十匹。獲副兵馬使。都虞候。賞絹一百匹。都虞候以上。仍並別酬官爵。如是官健。仍優與職名。獲賊十將。賞絹七十匹。獲賊副將。賞絹三十匹。獲賊赤頭郎及劉稹新召宅內突將。賞絹十匹。獲賊長行。賞絹三匹。如是土團練鄉夫之類。不在此例。每獲生口。便望令所獲人對中使點勘上歷。不得令有虛妄。其賞給時。亦望軍中使自對面分付。

以前件開元格如前。臣等商量。緣比來大陣酬賞。只是十將以上得官。其副將以上至長行。並無甄錄。今但與格文相當。即便酬官。所冀盡沾渥澤。又緣每陣獲生。並有優賞。今據開元舊格等級加恩。如此則頒賞有名。人心知勸。如蒙允許。望各賜詔。仍封賞格。令榜示三軍。未審可否。

奉宣石雄所進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狀

右臣等商量賀意比因楊弁作亂之時已涉賊中言語究其蹤跡必非循良深知王宰不知爲其誑誤若不尋問旬月後王宰的自知見朝廷隱忍必懷憂負又不一度明辨石雄轉有所疑望付封晉絳所進賊中文書詔示王宰及守度對王宰追賀意勘問如審有潛報蹤由便就行營按軍令如涉曖昧卽令王宰差使押領送上都其遊奕差替聞奏仍望詔示石雄未審可否會昌四年閏七月一日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右健兒等敢同元惡久抗王師比屋皆誅未足塞責然以此軍忠義未嘗失節艱難以後頻立戰功赤頭赤心皆是賊妄立此名以張聲勢未必人皆敢勇生死一心所慮玉石俱焚善惡同棄詔王宰石雄義逸國亮許其自相糺出如是鄆州父兄弟及從諫處招到兇惡將健等乘用兵後爲劉稹出死力戰鬪先犯官軍毀罵行營節度使者任自推出卽免累及平人伏料如此號令必不敢容蔽兇黨其合誅戮者亦自甘心昭示四方稱朝廷弔人伐罪之意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詔示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九月三日

論堯山縣狀

右臣等見鎮州奏事官梁居簡稱城內並無禮於元逵兇惡頭首推出二十餘人並梟戮訖其餘皆懼殺戮卻閉城門伏以寇孽旣平盡是國家城鎮控制河朔須存壘垣豈可更令元逵窮兵攻取望中使賜城

內將士敕書招攜各令安堵。仍賜元達詔。便令抽兵歸本道。并賜盧鈞詔。亦令自遣使安存。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九月十八日。

奏磁邢州諸鎮縣兵馬狀

右件鎮縣兵馬並準江淮諸道例。割屬本州收管。所有解補並委刺史自處置訖。闕二字。如鎮遏十將以上。是軍中舊將。兼有憲官。不願屬刺史者。並委盧鈞追上驅使。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右緣地貧俸薄。無人情願。多是假攝破害疲。望委吏部於今年選人中。揀幹濟曾有績效人。稍優一兩任。注擬其俸料。待勘數到。續請商量聞奏。

以前並是積久之弊。且要改張。所冀刺史得主兵權。免受牽制。官人皆由選擇。可委緝綏。既無軍鎮干侵。自然得施教化。臣等商量如前。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論邢州狀

右邢州城門盧宏指稱。劉從諫安置昭義軍額。龍罡縣安置邢州額。刺史李行循見在縣中安置。伏以朝廷制置。必在正名。劉從諫曾不聞奏。擅自移改。臣等商量。邢州額望依前於城安置。刺史便勒移入州內。如亭臺有僭侈處。並勒毀拆。訖聞奏。龍罡縣依前充縣令理所。會昌四年十月十七日。

巡邊使劉濠狀

右緣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紇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賜敕書。許令幽州太原天德振武各於路邀截出兵。伏以控馭蕃戎。最在誠信。既有期約。不可參差。須遣使臣早爲布置。其劉濠便望從靈武至天德振武。取太原路赴京。兵力素全。蕃人至衆。只要令先事揀練。兼修整器械。緣累年用兵。計所闕者。最是兵仗。早須爲備。擬仍令代北諸軍鎮添補逃亡官健。及點檢退渾沙陀等部落。縱橫排比。至防秋時。且各令於把頭烽內要害城鎮屯集。待知回鶻指的消息。卽於山外邀截。其天德自西受降城至振武穿陰山賊路。如有要路削及添木石填塞處。早令下手修繕。仍於要路深掘壕塹。多置陷馬坑。須防黠戛斯向北蹙逐。回鶻入塞唐突。緣天德振武兩處兵力寡少。恐須臨時接借。望委劉濠與節度防禦使仔細商量。據下切要聞。不得妄令申請。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得先令排比。待冬至初續降中使賜詔。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各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昭義軍事宜狀

右今日見石雄報狀。盧鈞因出城至斐村送兵馬。步軍遂回旗劫掠。以此知盧鈞都不曉戎事。從前發遣兵馬。節度使不合出子城。諸城門亦合先布腹心把捉。聞昭義軍中畏懼石雄稍甚。如軍亂未定。且要石雄提挈精卒。自至澤州。移牒索亂軍頭首。如送出首惡。其餘不問。計必常無事。如指揮未定。且要分五百人。兼揀好將鎮守端氏城。其端氏城是劉從諫近年修築。非常牢固。去年劉稹阻命。安全慶軍元在端氏。所以敢擾西界。今若分兵鎮守端氏。卽翼城盡無可虞。又恐亂軍潰散於諸處劫殺。河陰兵馬切不可抽。

亦須稍加警備。石雄忠勇，思慮恐未周至。伏望賜密詔處分，謹錄奏聞。會昌五年八月十一日。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右。伏以前代伐叛，皆須先諭文誥，儻未柔服，則當臨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党項自麟府、鄜坊，至於太原，徧居河曲，種落實蕃。其間皆有善良，豈敢盡爲暴害？况北有殘虜，西有犬戎，使其貳心，終成邊隙。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然加顯戮，便須擒盡首惡，永絕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彼亦無怨。臣等商量，望差給舍一人，令邊鎮出兵護送，且至叱利鎮城下，密召酋長，喻以國恩，問其屯兵事由，有何冤屈。既命親王爲帥，又有巡院監察，只合詣闕伸冤，豈可使興師旅，殘毀城戍，焚薨村閭，百姓何辜，受此塗炭？其首謀逆叛，及打破邪甯鹽州界城堡罪人，並須分別送出，仍須自本族酋長，不特是族內平人，善惡既分，邊境甯靜，卽且爲容忍，待之如初。若不送罪人，猶敢嘯聚，必當大兵誅討。他日不得有詞，如蒙允許，臣等續揀擇使臣聞奏，仍望付翰林約此意撰敕書，未審可否。會昌六年正月十一日。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右。党項久爲劫盜，須示嚴刑。比者且務含容，猶可待之恩信。今者自知惡稔，朝廷將欲剪除，必恐轉不自安。更懷奸計，出師則鳥散山谷，抽兵則蟻聚塞垣。日往月來，漸成邊患。望賜王釗、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速令攻討。如已退散，則須乘此兵力，驅出南山。其打破城堡及於叱利鎮屯集者，卽且驅出，令於平夏放牧，不得更過山險。切須分別詳審，不得枉及無辜。務令邊塞永清，商旅無滯。冀因此舉，盡獲叛徒，未審可

否，會昌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七

論遊幸狀

人君動法於日

右臣竊見近日陛下畋遊稍遠。還宮近夜。伏以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而視朝。日入而宴息。古人云。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將入。傳曰。侍君就房。有常節。伏望陛下深察古人之言。向後遊幸。不至侵夜。

人君動敬天道

古以人君天之所予。常宜奉順天道。亦猶人臣之事陛下。常須戒慎。臣雖暗昧。不知天道。近頻見中朝人說。自秋以來。五星所行。稍失常度。此皆天意殷勤。儆戒陛下。毛詩云。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古人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伏惟陛下稍節馳驅。以順天意。

以前臣伏蒙陛下自遠鎮授之鈞衡。若畏避不言。實負恩德。不敢對諸宰臣論奏。謹具密狀以聞。不任惶懼迫切之至。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兼如何取得公主者。臣久經思慮。非不精詳。回鶻皆騎兵。

長於野戰。若在積鹵。難與交鋒。雖良將勁卒。無以制勝。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突。其他並不慣習。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未曾斫營。儻令石雄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渾一千騎。精選步卒。以爲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臣夙夜籌度。無出此計。如以爲允。伏望各賜密詔處分。臣伏望留中不出。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狀。見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已將兵馬赴幽州雄武軍使。今日奏事官吳仲舒到臣宅。臣扶疾與之相見。細問雄武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有土團子弟五百人。臣問兵馬至少。如何去得。仲舒答臣云。只繫人心歸向。若人心不從。三萬人去亦無益。據此說。卽是仲武得幽州人心。又云。張絳初處置陳行泰之時。已曾喚仲武欲讓與留務。是衙門內一二百人未肯。仲武行至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卻令歸鎮。臣又問萬一入不得。卽有何計。仲舒云。幽州軍糧並貯在媯州及向北七鎮。若萬一入未得。卻於居庸關守險。絕其糧道。幽州自存立不得。伏以陳行泰、張絳皆是邀求符節。固不可比。仲武先布款誠。候朝廷指揮。因此拔用。必能盡節。加之恩寵。亦似有名。緣在假未獲面奏。謹先密奏。伏望留中不出。

論田羣狀

右。臣數日來竊聞外議云。田肇緣田羣抵法。不食而終。義動人倫。無不傷歎。伏見後漢時。河間尹入。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渾。皆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故事。敢不密陳。臣若於中書公論。必外爲人傳說。臣對諸宰臣。不敢議及此事。今手狀陳奏。實願發自天。

慈必冀中外人心無不感說。臣與田肇兄弟唯識其面未嘗交言。班行具知。非敢謬妄。况臣年近六十。位忝上公。唯願竭肺肝。上裨聖德。豈敢稍涉情故。罔惑聖聰。此狀願留中不出。

論劉稹狀

右。臣適見度支報狀。王宰已似納其情款。發使之時。不以先聞。便受表章。欲自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潛兵掩襲。只可令王宰失信。豈可損朝廷武威。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緣內養尋常充使。恐節將未便承稟。伏望降供奉官。今日便赴行營。自首進軍。掩其無備。兼許三軍。儻立殊勳。必比諸軍倍加賞賜。如劉稹已出潞府。須令全家面縛。兼郭誼。劉公直。張谷。陳揚庭。李仲京等面縛。即受領。如劉稹自來。卻令送回轉。不得受。兼要降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若王宰已納劉稹。即石雄無功可紀。累經大陣。自當矢石。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便看齊入。勿失此便。

太原

右。太原只是貧虛。犒賞不足。從前人心忠順。况一千五百人。豈足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况兵事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賜李石詔。且令身赴行營。於側近徵兵討亂。兼遣義忠。卻赴太原。許罪其首惡。其餘一切不問。若兵力可及。便須翦戮。頃年張延賞在西川。因張朮作亂。走至漢州。卻得入成都。今令李石且依有兵處卻入。則不損朝廷威命。兼不妨榆社有兵。望降使處分。

以前件。臣緣假日。兵機切速。不暇與李紳等參議。謹密狀奏聞。如蒙允許。便望今日。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原注請官軍回避偷兵處不戰

右高迪稱賊中更無他計。只是潛抽兵併向一處排陣。引官軍索戰。官軍卽須探知。若攻城寨。來卽要與戰。如不來。並不要將兵逼逐。緣偷兵併來。停住三日不得。卽須卻歸本處。但三四數度不與戰。卽賊知官軍覺其情計。自然喪氣。如此不得便宜。後必軍人別有變故。每度出軍排陣。官軍便逼逐與鬪。皆是落賊奸計。一度小得便宜。後知官軍三箇月瘡痍未復。卽撤兵又向別處。切要王宰石雄義忠常密遣細作探知。偵知諸處抽兵來。卽不要戰。知抽兵卻兵虛處。卽入兵攻討。但常如此支敵。萬萬不落便宜。

第二狀原注請令鎮州魏博深入下營要分賊勢

右高迪稱鎮州魏博兵馬至多。並未分得賊勢。緣不離舊處下營。一兩箇月一度。將兵深入。燒掠村閭。驅討牛馬。與乞火相類。賊中並固守城邑。外有村閭牛馬。賊亦不惜。今須令鎮州兵馬移軍下寨。扼其要害。每移三二十里。卽得。魏博卽須令早過漳河。若且如今日下營處。賊中都未忙忽。灼然分賊勢未得。又云河北節度使朝廷若會其情。甚易驅使。每賜詔切要好言語優獎。彼此不要令知。與元達詔。卽須云一切委任元達。與宏敬詔。卽云一切委任宏敬。但稍示親信。必自盡心。

以前謹具如前。高迪雖是河北軍將。臣每度與言。頗似忠信。盡望付翰林約此意。賜元達宏敬王宰石雄義忠詔。所冀速平殘寇。謹錄奏聞。

任晚李不與臣狀共三道

右臣緣小寇未殄。前月末與河中留後任曉委曲令轉問李丕有何方略。一一條疏報。今得任曉書并封送李丕狀兩道。並謹封進。其李丕狀一道。論請依前取黃澤嶺路。斷賊要害。臣近訪知魏城路。又狗脊嶺東西。經五月十四日陣。被賊掘坑塹至深。必恐進兵不得。古人云。戰不勝。則易地而處。伏望密詔義忠。朝清。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得否。令子細籌度。如可去。便候進止。事貴神速。須務至密。機計儻漏。還備隄防。其一狀。請令諸軍各齎十日乾糧。深入過險。此亦是用奇之計。伏望約此意。賜石雄。王逢詔。令如此排比。石雄就河府。王逢就絳州。各曬乾糧。緣日色猶烈。數日可致。兼各賜度支側近軍糧米一二千石。尤冀集事。臣緣寇孽未剪。每得四遠文狀。皆願一一上聞。頻黷宸嚴。不任惶惕。伏望留中不出。

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狀

一、高文端稱直下打澤州城。恐損官軍兵馬。緣賊兵原有一萬五千人。常出一半以上。於四面山谷埋伏。待官軍打城困乏。卽四面齊來救援。恐落賊奸計。其陳許軍請過乾河北逼澤州。更下一寨。城寨連接。更築鹿項夾城。但從一面起手。圍繞澤州。每日常須大兵排陣。四面抵敵賊救兵。賊心危急。恐被圍合。必有大戰。待賊軍退敗。乘勢便收澤州。如此則不損官軍。免落奸計。伏望依此詔示王宰。

一、請令王逢進軍取賊固鎮兩寨。但兩嶺上排陣。直抵賊固鎮寨。當川亦須著兵。亦抵賊寨。緣固鎮兩寨。四面懸崖。官軍便打。必恐損人難收。其賊寨更無井水。盡吃泉水。在寨東南澗內約一里以來。但逼賊寨三兩日。絕其取水路。賊軍無水可吃。卽須拔寨退走。官軍便可進。固鎮東十五里是青龍寨。在嶺北。

側上四面並是懸崖取水亦在寨外還依固鎮寨絕其取水路即得青龍寨東去沁州十五里城寨至牢固賊兵約一千五百人內五百人土軍團練全安慶自領伏望依此詔示王逢

一、長橋賊都頭王釗約將一萬兵今在潞州城內緣劉稹處置卻失天井關都頭薛茂卿一門又處置卻邢洛兩州救援兵馬使談朝清兄弟三人王釗自此疑懼劉稹差親器仗官賈少遇追王釗入潞州並不伏追官健一時叫闕王釗已持兩端必不肯爲劉稹用命本是潞州子弟見有兄弟數人在軍材能最出於衆若招降至多必恐顧惜家口又官健投降後爲諸軍所殺亦恐非願惟密將意與王釗令將一萬人卻入潞州處置得劉稹別與一道節度使兼與檢校高官更別賜錢物高文端云官健受苦日久朝夕難過家屬盡在潞州若遣回軍必皆情願臣恐宏敬不知王釗不伏劉稹追呼伏望專降中使密賜詔示令依此速致意與王釗取其回意聞奏河朔多冀邑人若遣傳意計合必達

一、臣聞高文端賊中誰人作急高文端云潞州城內卽有郭誼王協張谷向外卽劉公直臣先得元龜狀稱劉公直曾事王晏平常依倚於王宰伏望詔王宰令百方將意與劉公直若肯回戈卻取劉稹亦許別與重官酬仍別賜錢物

以前謹具如前昨日高文端到宅辭臣因子細問得賊中事宜兼共商量計策皆似可謹錄奏聞謹奏

天井冀氏事宜狀

右臣昨日晚見鎮州奏事官高迪云向前已曾向臣言軍中密事今更有切事要言於臣請不令王助知

今山東三州歸降已平了。天井、冀氏，卻須令堅守城寨，不得與戰。不二十日內，必自生變。緣賊已窮蹙，不可更逼著，恐其計窮，必爲濟河焚舟之計。一人敵十人之命，官軍與戰，必恐不利。若萬一小衄，卻恐延賊旬月之命。緣臨洛已投魏博，當道兵馬過來不得，請召宏敬速撥兵取臨洛路，便扼武安。潞府知山東兵來，必梟擒劉稹向闕。臣伏見高迪之言，至忠至切，伏望速賜宏敬、王宰、石雄詔處分。謹密狀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洛州事宜狀

右適徐迺文將宏敬委曲呈臣，似憂朝廷處置洛州，亦未得所。臣細問其故，徐迺文云：安王已送啓狀與王釗，高元武又歸投王釗，卽日有二萬六千人，甚得軍心，都頭盡皆畏伏。取郭誼未得以前，且要令在洛州旬當。緣歸降人皆未甚安，忽恐惜留王釗未肯放出，萬一有此，終不如無。伏望速降使賜宏敬詔，看彼事宜。如王釗出彼未得，且令旬當待盧鈞到後，令赴闕不遲。崔叔度是王釗下都頭，甚有膽略。昨來首謀歸國，盡是叔度。王釗未出以前，宏敬意且欲留叔度，今在闕下，伏望於安省安置。其宏敬委曲，謹封進上。委曲中所云中承是李回，謹錄奏聞。

回鶻事宜狀

右自劉稹平後，臣久欲奏聞，請降議事情中使宣諭仲武，令早滅卻殘虜。兼探仲武見劉稹平後，有何言說。兩度緣延英論事校多，未及陳奏。昨日奏事官論博言到，傳仲武語與臣，近稍得回鶻消息，人心頗有

離異緣可汗欲得投安西其部落百姓皆云骨肉盡在向南願投國家又云與室韋已不得所據此時勢即合歸降不然自相破滅伏望因此機便特降供奉官有才識者充使兼賜仲武詔諭以劉稹已平天下無事惟殘虜未滅常繫聖心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合爲國家了卻殘虜成此功業令超於鎮魏朝廷酬報必極優崇料仲武企羨兩道立功皆加寵位又知朝廷內無壁寇足得捍邊仲武是見機之人必思自效令取歲內百計招降兼示以優待可汗必令得所緣國家與回鶻久爲敵國結怨已深雖近方戢兵終須早有經略且令招誘最爲得宜臣謹密狀聞奏此狀望留中不出

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臣狀一道

右今日振武奏事官閻邱宏到云卻收到河東沒落官健楊惟清等二人稱回鶻可汗在天德北三百里以下臣昨日已見李思忠下軍將閻顯說思忠意緣朝廷冊命黠戛斯恐回鶻可汗必懷嫉妒與諸小蕃合勢遮截漢使請令漢兵且於天德住待計會黠戛斯兵馬迎接方可進發今忽近天德已似有驗其邊界事宜李思順皆自有表進訖李思順別有狀一道稱回鶻合祿哈等一人投降齎得款云可汗見在兵只有一千五百人衣甲約六七十領角有三隻鼓有四面每度與諸蕃打得羊馬數亦至少旋自分卻據此通款事皆詣實李忠順疑蕃人詐妄未敢奏聞其別狀請封進上伏望聖慈早加警備以戒不虞臣此狀請留中不出

潞府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兵馬不肯發赴振武。閉城叫反。古人云。敗軍之氣。沒世不復。今潞府乘破敗之後。又失天險。只是憚於征役。豈敢更爲逆命。亦恐是盧鈞姑息太過。軍人知其畏懦。因此生心。然亦須及其事初。預爲之備。臣比見叛亂之地。皆是制置太遲。及朝廷徵發。賊已處處設備。兵法云。疾雷不及掩耳。又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去春楊弁。便是速討之力。旬日而平。望賜王宰密詔。令府城下揀四千人。縱縱排比。如已聞作亂。不要更待詔旨。令一千人守石會關。令三千人取義州路。把斷武安。緣軍糧兵馬。多在山東。但遣邢州不通。自然駐旬月不得。邢洛之心。未可保。亦望密詔王縱。溫士闕。各令自守。不得出兵。惟要於武安路太原兵馬遙爲聲援。最切在令山東斷絕。卽立可誅翦。縱萬一無事。不妨。且賜密詔王宰。先知石雄勇於赴敵。計亦知緊急。必便澤州。亦要賜澤州詔。守並須用河陽兵馬。不得用昭義舊人。亦要賜恭甫詔。知有緊急。發馬步一千人赴晉州屯集。以防越軼。臣思慮所及。不敢不便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論昭義軍事宜狀

右適魏博奏事徐迺文見臣云。昨日聞三道使出城。一道往魏博。恐令宏敬出軍。卻慮三州不安。實非穩便。臣當時說向聖意。只令石雄至潞州界首。摻索惡人。恐三州未諭朝旨。知宏敬忠藎。故令中使先往。遣宏敬安存三州。並不徵發。迺文稱若如此處置。至爲切當。緣涉縣正當山東系口。絕是要地。有鎮兵五百人已下。去潞府一百六十里。軍糧至多。潞州官健月糧。皆在此請受。恐潞府叛兵。急則投竄涉縣。搖動三州。切要國家先遣兵把捉。此鎮有昭義舊都押衙焦長楚。是本軍舊人。劉從諫降黜。令住山東。今在邯鄲。

若朝廷特賜一詔令鎮守涉縣兼把捉潞河徽子口至爲穩便如焦長楚不可委信朝廷專揀一武將速去亦得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蓋以其雖是下賤能識耕織之故臣不諳澤潞界內山川見迺文所說稍似有理不敢不便密狀聞奏望賜留中不出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八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會昌二年

今月二十一日奉宣令臣撰文者臣聞王充云古之帝王建德者須鴻筆之臣褒述紀德又揚雄云廊廟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臣本以門蔭入仕不由俊造之選獨學無友未嘗琢磨然心好藝文老而不倦近如衰病久廢含毫祇奉渥恩實懷榮懼謹以撰訖謹連封進不任兢惶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會昌四年

奉宣令臣撰文者伏以陛下聰明神武高視百王伐罪成功清和六合雖有鴻筆猶難措詞况臣從吏多年文業久廢克勵疲病莫副殊知祇荷明恩倍懷兢惕謹以撰訖謹連進上不任榮忭惶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真容讚狀

奉宣令臣撰者臣幼習儒風莫能勵己長從吏役無所成名雖嘗忝禁林獲掌綸命學既慚於刻鵠文有愧於雕蟲陛下假以恩光常加寵飾賜令撰述益荷殊榮但以談天者豈測其高酌海者莫知其廣聖功神武睿德文思雖欲贊揚實慚不逮今已撰訖謹連封上塵黷嚴扆無地自容不任兢惶榮忭之至

進幽州紀聖功碑文狀

奉宣令臣撰述者。伏以北狄强悍。勇於四夷。前代聖王。莫能制服。昨者回鶻雖乘危蹙。勢已內侵。豺狼之師。尙餘十萬。陛下神武雄斷。智出無方。震天威以霆聲。碎獯戎而瓦解。武功盛烈。高視百王。豈比周穆犬戎之征。荒服不至。漢武馬邑之詐。羣帥無功。將垂耿光。宜著鴻筆。臣學藝荒淺。久病衰殘。紀軒后之功。徒知竭思。敘唐堯之德。終愧難名。採其功狀。稍似摭實。今已撰訖。謹連進上。輕黷宸辰。原注一作嚴不任惶越謹錄奏聞

進黠戛斯朝貢傳圖狀

臣二十一日於延英面奏呂述等準敕訪黠戛斯國邑風俗。編爲一傳。今修撰已成。稍似詳備。臣伏見貞觀初。因四夷來朝。太宗令閭立本各寫其衣服形貌爲職貢圖。臣謹令畫工。注原注一作潛寫注吾合素等形狀。列於傳前。兼臣不揆淺陋。輒撰傳序。所冀聖明柔遠之德。高於百王。絕域慕義之心。傳於千古。輕黷宸嚴。伏增兢懼。謹封上進。

進侍宴詩一首狀

伏以六合清和。四夷慕義。芳春令節。錫宴羣臣。見膏露之晞陽。喜薰風之解慍。萬心歡樂。累日忘疲。伏惟陛下睿德日新。文章天縱。詞高黃竹。思縟白雲。含毫而瑞景揚光。擣藻而非煙動色。臣早司綸綍。嘗忝內庭雕蟲薄技。實感憲宗。穆宗。文宗知獎。不揆淺薄。輒進詩一首。輕黷宸嚴。伏增惶惕。謹隨狀奉進。

進新舊文十卷狀

四月二十三日奉宣令狀臣進來者伏以揚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臣往在弱齡卽好詞賦性情
原注一作情性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
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跼蹐慙惶神魂飛越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輕黷宸嚴無任兢惕

進瑞橘賦狀

今月十九日聖恩賜臣朱橘三顆者伏以遠自湘山移根清籟蒙雨露之渥澤庇日月之休光始發素榮
俄成丹實誠宜奉金華之宴助玉食之甘豈謂恩及賤微獲觀嘉瑞臣久參綸命常效雕蟲仰荷皇慈輒
獻小賦輕黷宸嚴倍積兢惶臣又伏見元宗朝種柑結實宣付史館祖宗故事敢不奏聞其賦謹隨狀上
進臣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以聞

進西南備邊錄狀

伏以犬戎歷代爲患國之仇讎南蠻自經負恩常懷反側西蜀兩路實繫安危臣頃在西川講求利病頗
收要害之地實盡經遠之圖因著西南備邊錄十三卷臣所創立城鎮兼畫小圖米鹽器甲無不該備昔
蕭何收秦圖書具知阨塞軍國之政莫切於斯謹封進上庶裨聖覽第四卷敘維州本末尤似精詳所冀
聖慈知臣竭力奉公盡心立事所至之地不敢苟安輕黷宸嚴伏增戰越

讓官表

臣某言伏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若情有所隱志在苟安不事披誠卽爲冒寵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去邪用相。有大舜之功。柔遠固存。臻漢宣之理。故得王道正直。海內清和。邊朔底甯。干戈永戢。文明之化。方致雍一作永熙。螢燭之光。所宜自息。豈敢虛矯。上負君親。臣始自孩童。常多疾病。逮於壯歲。猶甚虛羸。屬廉問江南。荏苒八歲。移鎮巴蜀。首尾三年。暑溼所侵。遂成沈痼。患風毒腳氣。十五餘年。服藥過虛。又得渴疾。每日自午以後。瞑眩失常。形骸僅存。心氣俱竭。惟恐晚歸私第。殫盡道途。臣伏見國史岑文本受委既深。形骸頓竭。太宗嘗謂左右。知其將盡。韋處厚積以虛憊。不早退身。侍立之時。仆於玉階之下。臣竊以二臣爲戒。不敢遑安。所冀陛下宏太宗之仁。下軫念於無及。臣得延處厚之數。免自促於明時。伏望陛下察臣懇誠。矜臣衰耗。得罷繁務。退守州行。稍獲安閑。漸自頤養。一二年後。或冀有瘳。臣儻餘齒尙存。筋力未朽。必當灰身粉骨。上報聖慈。不任祈恩之至。謹奉表。

讓太尉第二表原注。第一表舍人撰。不錄。同日更進此表。

臣某言。臣今日已進讓表。驚寵之心。不遑啓處。再陳恐懇。實懼爲煩。臣某中謝。伏見國初以來。授此官。惟有七人。尙父子儀。猶以懇辭而免。近者智興載義。皆超拜太傅太保。只緣朝廷重惜此官。裴度守司徒十年。竟不遷授。以臣僭越。必致顛擠。况臣既無汗馬之勞。涓塵莫效。又有負薪之疾。曠廢至多。惟陛下寵以美名。榮皆過實。而臣視顏自處。竊位儉安。非止獲朝野之譏。實恐受神明之譴。輒披丹款。猶冀聽從。伏望恩罷新恩。且守舊秩。不任祈恩迫切之至。謹再奉表以聞。

臣某言。臣聞廟器不盈。周公戒其必覆。馬力已竭。顏氏知其必顛。臣竊感之。以憂以盛。臣某中謝。昔子文避祿。竟之逃死。治廬辭卿。迫於懼禍。伏以上公亢極。本待勳臣。其間或授時賢。皆是元老。臣既非耆艾。又乏戰功。奉宸算而曾靡運籌。假英威而未嘗推轂。有何勞效。蒙此殊榮。夙夜自思。至今戰汗。伏見廣德二年九月十七日。代宗授尙父汾陽王此官。三讓而免。至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三日。德宗再申前命。重授尙父。不許陳讓。三載而終。臣竊思尙父十五餘年得延光寵。豈非牢讓而致。闕。騶所持。昨者。恭惟聖獎至深。恩義加等。祇受典冊。未敢固辭。臣伏念齒髮雖雕。心力猶壯。實願贊陛下升平之運。見萬方仁壽之期。東封告成。大典咸備。然後散金娛老。歸守邱園。貪全盛時。不忍自促。所以再陳懇款。上黷皇明。竭至敬而不敢繁文。陳至誠而不爲飾讓。心懇詞直。度獲聽從。伏望特追新恩。卻守舊秩。臣不任懇迫屏營之至。

讓官表

臣某言。臣聞道不欲盈。元祖之至誠。人惡其上。魯史之明規。既以迫於愚衷。敢慮動而生悔。臣某中謝。臣頃居宰弼。獲戾於時。既望汨以懷沙。甘赴湘而溺死。自謂永違白日。莫覩青天。雖文宗墜履不遺。驟分圭瑞。而微臣傷弓是懼。常蹈春冰。伏值陛下大明初升。臨照四海。知臣常忝禁署。逮事穆宗。念已廢之舊物。憫旣傷之弱羽。召自滄海。擢授黃閣。明德每覆其瑕疵。至仁常矜其衰疾。參贊萬務。倏已六年。裘冕禪郊。再覩配天之禮。干戈問罪。三見拘原之功。所謂百生遭逢。千載際會。微倚伏之數。惟恐罹災。思存亡之機。所宜知止。非慕三公乞骸之節。敢希二疏解組之風。忍去盛時。自貽深戚。實以久嬰沈疴。年漸衰遲。宗族

孤單兄弟衰落。先臣松檟近在東都。家屬數人。皆居上國。不欲遠離京闕。只願歸老田園。伏望陛下深鑒孤忠。特遂丹懇。察臣上報聖德。不必須在鼎司。改授閑官。優游暮齒。所冀自知稅駕。無李斯之歎音。使得懸輿復韋賢之故事。進退惶灼。伏地涕零。不任兢惶感切之至。謹奉表陳乞以聞。

讓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

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昔東漢以陳蕃爲三公。其上表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臣伏見前件官五朝舊老。一代名臣。孔門四科。實居其首。皋陶九德。無不備包。足以燮和陰陽。允協人望。當唐虞讓德之舉。副陛下則哲之知。伏望察臣至誠。實非飾請。所冀虞邱無蔽賢之咎。臧文免竊位之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加司徒請停冊禮狀

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制書。制授臣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臣竊位妨賢。允宜黜免。聖慈寬宥。擢授中台。踧踖慚惶。若臨泉谷。伏以明庭授冊。上路乘軒。豈可以覲冒之容。再塵清廟。不稱之服。重列天衢。爲衆目之所嗤。致處士之橫議。臣且自愧。况在周行。又以伐叛之時。所宜務簡。炎蒸之候。不可勞人。伏見太和四年。裴度受司徒平章事。固辭冊禮。竟獲允從。既有近例。足得循守。伏望陛下察臣懇款。皆自至誠。冊命之禮。特賜停罷。臣不任哀懇屏營之至。

請改封衛國公狀

臣今日蒙恩進封趙國公。承命哀惶。不任感涕。臣亡父先臣憲宗寵封趙國先臣與嫡子嫡孫寬中小名三趙。意在傳嫡嗣。不及支庶。臣前年恩例進封。合是趙郡。臣以寬中之故。改就中山。臣亡祖先臣曾居衛州汲縣。竟以汲縣解進士及第。倘蒙聖恩。改封衛國。遂臣私誠。庶代受殊榮。免違先志。如蒙允許。望賜帖麻施行。臣不任悲懇屏營之至。謹奉狀奏聞。

爲星變陳乞狀

臣某言。伏以謫見天文。以警在位。稽於前史。皆有明徵。臣某中謝。臣才非時須。量乖公器。因緣門蔭。遂忝華資。出入藩宣。已逾三紀。早負素飡之責。常愧周行。老無黃髮之謀。空竊高位。夙夜思省。冰炭在心。近伏見熒惑順行。稍逼上相。實懼天譴。以致身災。武德七年。熒惑犯左。執法右僕射蕭瑀遜位。貞觀十五年。熒惑犯上相。左僕射高士廉遜位。國史之內。此例至多。臣人微才輕。位忝上相。儻冒恩寵。猶自懷安。忽至顛隲。必傷元化。雖竭誠報國。心不愧於神明。盡禮事君。志實貫於冰雪。所慮物忌其滿。天與之災。踟躕兢惶。不知所據。伏望聖慈。察臣單緒。海內孤根。百口童蒙。仰臣覆露。一門宗祀。須臣主持。特免上公。退歸私第。所冀中衢擊壤。復比於堯君。舊里懸車。不慚於淡相。臣不任祈恩皇迫之至。

讓張仲武寄信物狀

右。今日仲武判官華封輿到臣宅。送前件書并信物等。已聞奏訖。臣素具懇誠。實非飾讓。臣登朝序垂三十年。未曾爲宰相撰碑所悉。蓋緣雕蟲薄技。已忝榮名。不願鬻文。更受財貨。比見文士。或已居重位。或

已是暮年。矻矻爲文。只望酬報。臣心鄙恥。所不樂聞。太和中。幽州刺史李載文。撰碑斂取太過。軍亂之際。怨詞頗甚。況今陛下聖明御寓。風教鼎新。文德邁於羲軒。武功高於周漢。河朔節將。皆竭忠誠。尤宜示以典章。令知法度。臣忝居台鉉。過受殊恩。若不守廉隅。坐受厚賂。何以仰裨元化。表率庶僚。儻以仲武之情。不可全阻。許臣量受一千匹。已是乖臣本心。伏希聖慈。鑒臣丹懇。仲武書謹封進上。

再讓仲武寄信物狀

右高品孟公度至。奉宣聖旨。緣河朔體大。令臣卽受者。伏以浩蕩之功。生靈共載。擊壤之內。謳歌必歸。昨者藩臣拜章。願紀貞石。臣謬當臣。願獲聖功。才力至微。神武難備。莫能相資。空愧雕蟲。豈敢廣受。縑素增其蕪鄙。虧於事體。乖臣本心。昨日進狀懇辭。誠非飾讓。實以文至淺陋。已慚黃絹之工。取又不廉。益昧素絲之節。愚衷上啓。宸鑒未回。特降王人。重宣聖旨。捧戴慚懼。進退徬徨。臣事君之心。實無所隱。終希允臣誠懇。獲守典章。使廉儉興行。皇風遐暢。謹再狀以聞。

